

學生姓名	陳詣瀾
系級	長庚大學醫學系六年級
學號	B9502058
交換國家	Austria 奧地利
交換城市	Graz 格拉茲
見習醫院	LKH-Graz
見習部門	Orthopedics 骨科
住宿狀況	學生宿舍；兩人一間；有提供網路；無冷氣；有廚房；距離醫院路程走路約 15 分鐘。
膳食狀況	有發零用金，其餘自理。醫院有員工餐廳。
見習狀況	每天工作時數 5~8 個小時，最長經驗是 10 個小時；當地使用的語言是德文；醫師都熱心教學，英語流利。唯與病人溝通需要當地學生幫忙翻譯。
接待人員	只有一位當地學生負責，但是至少很熱心服務及解答所有人的疑問。
醫院外觀	

交換心得與感想

一、動機

在決定參加這個由世界醫學生聯合會主辦的見習交換計畫之前，總不能對這個東西毫無所知，只當作一個出國 “深度旅遊” 的機會，我至少有稍微查了一下整個交換計畫的歷史源由。最早是從1951年開始，當時只是歐洲8個國家相互的交流，但是隨著世界醫學的進步，世界醫學生聯合會的會員國越來越多，這個見習交換計畫也拓展到了世界級的規模，目的是希望各地醫學生夠深入認識不同世界的醫療體系與公衛環境，也在與他國交換學生的互動中體驗多面相的文化。參加SCOPE(Standing Committee on Professional Exchange)是我從一年級入

學，得知有此計畫後就立志要參與的項目之一，因為我們長庚不像台大擁有獨立出國交換的計畫，所以我們就只能自己想辦法向國外醫學院申請，或是參與SCOPE。我有聽聞某位台大醫學系的學長去德國讀了一整年的課程，但是這不是我的想法與計畫，我不是真的想出國念一整個學期的課程，畢竟台灣的醫療水平早已是世界級，基礎課程對我們這些學生來說應該要先在台灣把根基打好，之後再出國進修更專業的知識，例如念一個PhD。如此的短期出國交換比起純粹去外國旅遊來得更深入也更有意義，就如之前所說，我們得到一個機會去接觸一般遊客碰不到的東西，除了看看外國的醫療生態，也想知道所謂先進歐洲的醫療水平在哪裡，以及文化與民情差異下所造就不同的醫療環境。

二、行前準備

參與這個計畫必須要先通過我們系上的遴選，需要準備很多的資料，包括在校成績證明、語言能力證明、校內傑出表現與經歷、動機、自傳等，準備這些東西很容易就讓我不小心錯過了幾堂課，之後還有一連串的說明會與面試。在有幸獲得出去交換的機會後，還要進行選國抽籤，而這個選國抽籤是全台灣醫學系，以系所為單位一起進行的。所以並不是每個人都一定會去到自己心目中想去的國家，大家是按甄選名次順序，前面的人可以優先挑選我們系上所抽到的交換國家名額。而我很幸運地取得了前往奧地利交換的機會。

接下來又是一連串與對方國家的文件往來，我們必須準備更多的資料，而且必須是以英文書寫，如 Curriculum Vitae、Recommendation letter 等，為了這些東西也花了我不少工夫；還有很多東西是必須到對方網頁上去登錄，例如選城市學校和選科別，由於每年前往奧地利的交換學生非常多，而且幾乎所有人都想去維也納大學醫院，或許也跟他們是個觀光大國有關，所以對於每一個選擇都還得再寫上一段為何想去這個地方的理由與動機，實在是非常累人，不過既然都費盡千辛萬苦在過去的幾年內努力累積了不少經歷以符合甄選要求，當然不可能在這裡半途而廢！可能寫得好的才有優先選擇權，會這麼說是因為回國後與前往維也納大學醫院的人交換心得之後，完全無法理解對方安排選人的標準，推測比較像抽籤。另外又由於學校老師的要求與建議，我也向青輔會的「100年補助青年赴海外實習計畫」提出了申請，當然這之中又是一連串的文書，我最討厭的文書！縱然我很幸運地是正取第二名也不能這樣虐待我，但是這裡面有校方的要求與系上的不得已等等因素，總是要有個不幸運的人去扛下責任。又很幸運地，青輔會的申請案過了，所以回國後有雙倍的成果報告得做了，真是可喜可賀。

最後，我要去見習交換的地點不是維也納，是奧地利格拉茲大學醫院，Landeskrankenhaus-Universitätsklinikum Graz(簡稱 LKH-Graz)，科別也不是我填在第一志願的創傷科，而是骨科，為期也不是一開始說好的兩周去一個科，而是一整個月待在同一科；後來發現這跟當地醫學生暑期訓練的排程是一樣的，一科一個月。所以我就從 2011 年 7 月的第一個工作天待到最後一個，正巧還有一位本校中醫系的同學與我同行，只是不同科。無獨有偶的喜訊，適逢我國獲得歐盟免簽證，所以前往歐洲是十分方便容易的事。我有嘗試在出發之前惡補一下

英語以及骨科的相關知識，不過後來證實英語能力非一朝一夕能速成，去外國自生自滅旅行反而使英文進步得更快；而骨科教科書只是徒增行李重量的物品。

三、交換地點簡介

奧地利位處歐洲中間，境內有阿爾卑斯山橫互，在歐洲不僅以觀光聞名，工業也十分發達，所以雖然奧地利是講德語的國家，英語在境內主要城市都通行無礙，口音也十分標準易懂。雖然對方有透過電子郵件寄來不少當地生活指引及城市介紹，我仍在出發之前找了很多旅遊書想了解我被分到的 Graz 是怎樣的的城市。一看不得了，原來 Graz 是奧地利的第二大城，還是個大學城，Graz 裡頭有四間不同的大學，約 4 萬個大學生，於 1999 年經聯合國 UNESCO 列為世界文化古蹟，還在去年通過成為“City of Design”，是個充滿藝術文化氣息的地方，比起高度現代商業化的維也納來說，他更保留了純樸的民情跟古典風範。Graz 的街道上每一棟建築都有歷史故事，只要看到門牌上面標有“UNESCO”就知道這是一棟古蹟，不管是銀行、市政廳、博物館、斯華洛斯奇水晶專賣店甚至是賭場，不過卻看不到這些建築飽經風霜的痕跡。即便 Graz 在十幾世紀時是神聖羅馬帝國與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交界，當時戰爭衝突不斷，Graz 東邊還有不少建在山丘上防禦用的城堡古蹟。原因是當地的建築時常在整修，其實整個奧地利境內的教堂、城堡都一樣，為了維持中世紀的風貌不得不花大錢維護，導致雖然是保存了古代的樣式，但是看上去卻沒有古老的感覺，不管是商店招牌、房屋裝飾還是旅遊景點。很多商店外面都標有“City of Design”，但是無文化野人如我，實在是無法感受這之間的藝術氛圍，只覺得這些都是“Weird Stuff”。

格拉茨大學成立於 1585 年，為中歐歷史最早之大學之一，1863 年開始有醫學系，1912 年成立地區醫院為當時歐洲最大、設備最好之醫院。LKH-Graz 號稱歐洲僅存少數以建築群的形式存在的醫院，也是當中最大的一間，建築之間以地下通道相互連結。這跟我們長庚醫院很像，所有建築物都有地下通道，尤其如果住在醫院宿舍，基本上可以一輩子不見天日。LKH-Graz 每一棟建築物都是獨立的科別，沒有聯合門診或掛號區這種地方，要看病就到各自科別的 Out Patient Service 去，就連急診也是一樣，救護車上會先粗略分一下科別，送到不同科別的 Ambulance 去。當然，當他們在誇耀他們醫院的大之時，我只能笑一笑，我可是來自排名世界第一大，床數三千多的血汗長庚醫院。醫院內基本上什麼都有，連教堂都有一棟——我們長庚也有啦，但只是某一樓的某一個小房間；醫院建築之間的空間也沒有浪費，草地上擺放了許多雕塑藝術品。

四、見習部份

LKH-Graz 是一間大學醫院，所以科內的領導人都是大學的教授，不過

Season 2



藍色是醫師，紅色是護士，黃色是秘

跟我們長庚醫院幾乎所有資深醫師都有教授資格的情況不太一樣，他們的科主任有些是真的在大學有開課教書的，不是取得資格後就放在那裏給人家看。醫師編制方面不是如同我們的美國式制度(住院醫師-總醫師-Fellow-主治醫師)，而應該是英制或德制吧，從畢業之後的訓練就完全不一樣了。我有跟當地的學生討論雙方國家的學制與訓練制度的差異，以及醫療保險制度，可惜他也不是很清楚醫療保險制度；也或許是因為他流利的德語與我通順的中文交織成一片亂七八糟的英文後，醫療保險制度討論會就崩盤了，有些術語真的不好翻譯過去。於是我知道了在骨科病房內，有三種不同層級的醫師，訓練中的專科醫師

(Asistenzärzt)、完成訓練的專科醫師(Oberärzt)，以及病房負責醫師(Stationsärzt)。訓練中的專科醫師就如同我們的住院醫師，除了自己專科的訓練還要輪調去別科，守急診，值班等；據說在醫院的最長工時有時也可以到 48 小時，他們的人力也不是很充足。完成訓練的專科醫師就跟我們的主治醫師一樣，看病人，主刀，決定治療方向等。比較特別的是每個病房都有幾位病房負責醫師，他們不具有骨科專科醫師資格，不進手術房，但是病房裡病人的大小抱怨及狀況都由他們來處理，這樣子的配置讓人力的運用更加精簡與有效率，開刀的可以專心開刀，護士不會因一些小問題一直騷擾在刀房裡的人，所以雖然每一位醫師負責的病人很多，可是工作負荷卻不會太超過。另一點很棒的是醫師們不用親手打病歷！只要口述錄音，接下來科內的秘書群會完成打字的工作，再由醫師去核對文字簽名即可，這在很多國家都是如此，只可惜在台灣因為經費的問題不可能實行。據我觀察這邊的醫師雖然辛苦但都過得很快樂，在科內會議時常是笑聲連連，雖然沒有人透露他們到底年薪多少，我想好的生活品質跟好的工作環境才是醫師們過得快樂的主因。

見習部分都在醫院，參與病房及開刀房的工作，他們沒有專門排給醫學生的教學活動—就算有教學也是讓我舉雙手投降的德語；也沒有一天到晚的跨部門會議與演講，想學習就自行向醫師請教。報到第一天就發了一個 Pacher(B. B. Call) 給我，意思是告訴我要隨時注意開刀房是否需要人力幫忙，需要的話會 call 我。一天的開始跟台灣一樣是 7 點 15 的 Morning meeting，不過醫師們時常更早就來看病人與準備會議要用的資料，會在 7 點 15 才到的，甚至遲到的，只有醫學生。每天的晨會是醫師們跟科主任報告今日排定手術的病人 Case 和手術方法，以及討論新進的病人，少數時候是主題教學，當然這些全都是使用德語...。我的台灣經驗告訴我，這些事情就算聽國語也不見得聽得懂，不過至少我有為了維持台灣形象訓練出了一套對著陌生空氣裝認真的演技，努力不睡著，但當我發現旁邊的當地學生多半也是處於鴨子聽雷狀態時，心情頓時輕鬆不少。通常我們會在 7 點左右到達醫院，然後病房去做事；在當地抽晨血及放 IV 是醫生該做的事情，不是護士，所以我們醫學生理所當然就扛起這些事務，於是我跟當地學生學幾句“我要幫你抽血”的德語就直接向病人進攻了。說真的台灣不會讓我們做這檔事，所以雖然我學過但技巧拙劣，好在當地的病人對我們醫學生都十分友善，就算失敗了他們也不會生氣趕人，不過我沒那麼厚臉皮在抽血失敗第二次後

繼續第三次的嘗試，我都馬上向其他當地學生或 Stationsarzt 求救；雖然當地學生技巧也不怎麼樣，但至少他們能跟病人流暢地溝通。他們用的器具都對病人比較友善，比如針都是用小號比較不痛的蝴蝶針，膠帶也選撕起來比較不痛的材質，不過相對的這些東西就比較貴。

每個醫學生都被指派去跟一位醫生以及那位醫師屬於的團隊，我的指導醫師是 Dr. Scheipl，她是一位 Asistenzärztin，所以很多時間她不在本科的病房，不過反正不管跟誰基本上做的事都一樣，骨科的刀房也只有兩間，不可能錯過任何一台手術。若在 7 點 15 分前沒抽完晨血就留到 meeting 完繼續，之後就是跟著醫師到開刀房裡去工作。我們的工作就是換上無菌衣站上去近距離



手術工作服，忍者裝。

觀察、學習及拉勾，絕大部分手術都是人工關節置換，髖關節、膝關節等，肩關節比較少見；每天都是髖關節與拉勾，很累人，我拉到最後幾乎已經可以默背下整個手術流程了。當然也有一些小手術，不過這些都是站在旁邊看。從拉勾人力配置來看可以發現他們骨科人力的不足，我曾經有一天從早上八點上刀到下午五點，真的是精疲力竭。不過也或許是這些無關緊要的機械式體力活本來就是要給學生去做的。他們的開刀房不像我們長庚有強力空調將溫度維持在 25 度，這點我感覺很奇怪，不過當我提問出來後他們反倒覺得我很奇怪，我實在不甚理解這整件事情到底怎麼回事。刀房令我最感新奇的是他們的手術衣了，設計得比我們的好，上衣口袋的位置剛好在腰附近，東西不會一彎腰就掉出來；再來是頭套跟口罩的部分，他們的口罩式樣就有三種！普通、防霧(for 戴眼鏡的人)、附面罩，頭套的話是忍者樣式！整個包起來沒有一根頭髮會露出來，只有眼睛在外面，而且穿起來很酷。每天基本上一個房間都只排 4 台刀，也就是只排到下午三點，只有週二和週五是排五台刀，到下午五點，比起某寶島的血汗醫院天天刀都排到晚上去真是太有生活品質了，他們的刀也很多，想換個人工關節病人至少就要排 4 個月以上。

每天的下午 2 點 45 分都有當天總結的 meeting，不過這個 evening meeting 開很快，之後多半是醫師們在閒聊，而下午三點就是表訂的下班時間啦，基本上所有醫師除了要值班的都是在這時候結束，尤其是秘書們會非常準時的消失，不過卻很少醫師真的在這時候離開，多半要再等一兩小時後事情才會真正做完。其實這樣算一算，時數也是 8 個小時(醫院沒有排午餐時間，請自行抓空檔解決)，加上早來跟晚走也很接近 10 個小時的工時，但是還是比我們醫院的早上 7 點晨會晚上 7 點還不一定能走仁慈多了。不過之後我跟人家聊天才知道，我是所有交換學生過得最認真的，其他人都早上九點十點才到，然後中午吃完飯就回去了...

五、食宿與交通部分

所有的交換學生都被安排在當地的學生宿舍，男女同棟，自由進出，一間住兩個人，只要兩人皆同意一男一女可以住同一間房，其餘是由舍監分配，有提供網路與水電，都包含在一開始繳的代辦費用裡頭，相比於台灣的學生宿舍來說這裡的宿舍非常高級，宿舍空間寬敞明亮，每一層都有共用的大廚房兼交誼廳，也附有暖氣，因氣候關係不需要冷氣，即使是最熱的七月開個窗就很



宿舍房間

夠了。宿舍還有不少附設設施，停車場，洗衣間，可烤肉的庭院，跑步機和健身腳踏車，桌球桌，附有無線網路的讀書討論室，以及提供鋼琴供練習的音樂練習室。交通方面離醫院走路只要 15 分鐘，巷口即有公車站牌直通火車站。宿舍的舒適程度幾乎可以說讓我樂不思蜀，即便住旅館也不過如此。

到了國外才知道亞洲的好，從來沒想過我們需要去煩惱食物的問題。當地的接待人員有發給我們一人 70 歐元的食物金，但這也只足夠吃醫院員工餐廳的午餐，早餐跟晚餐還是得自己解決。大家都知道在歐美吃是一件很麻煩的事，路上只有貴鬆鬆又不是很好吃的餐館，營養也不像台灣的便當小吃這麼均衡，再加上飲料點心的選擇性少，所以當地學生多半是在超市買材料自己回宿舍廚房做晚餐，不過會這麼做的幾乎都是女生，男生們多半是去超市買披薩自己烤(我也是!)或是直接買速食店現成的食物，看過更懶的是幾片土司麵包直接塗上番茄醬和酸黃瓜醬就當晚餐下肚了；他們這樣吃竟然還能長這麼高大，令人匪夷所思。所以我的晚餐多半是一整個超市冷凍披薩加上鮮奶，有朋友邀約才會去外面吃。骨科病房有提供免費的早餐跟飲料吧給醫護人員，鮮奶、咖啡、果汁，再配上完全不符合我口味又硬味道又怪的奧地利傳統麵包，不過有得吃就讓我很感激了！在刀房辛苦了好幾個小時後去喝杯咖啡牛奶真是享受，不過當地醫生和學生包括護士偷閒都是跑去抽菸...。講到鮮奶不得不稱讚，喝過才知道台灣沒有真正的鮮奶，我一喝多台灣的鮮奶都會產生大量的腸氣，一直排氣甚至會去拉肚子，但是奧地利的鮮奶不會！這讓酷愛鮮奶的我簡直到了個天堂，尤其這裡的鮮奶比可樂和水還便宜！

醫院的午餐一套訂價 2.8 歐元，內容營養均衡，比起外面餐館來說不是很美味，但是這是我唯一找到的蔬菜水果的地方，既然都是醫學生了當然要注重食物營養；一份套餐基本上是生菜沙拉、主餐、湯、甜點，生菜沙拉是給你個碗自行裝到想吃的量，主餐、湯、甜點都有兩三種可以選，如果想多



醫院餐

吃其他東西就要另外加價購買。令我印象深刻的剛好是兩個極端，好吃的沙拉跟詭異的湯；生菜就是一般生菜，但是配上當地的新鮮南瓜子油就成了一道美食！而湯，我從來沒看過這種煮湯法，我懷疑他們根本不會烹飪！每天湯都是同一種淡淡的高湯底，然後把一些奇怪的東西加進去就端上桌了，比如義大利麵條、肉丸、麵包等，而這些食材跟主餐裡的東西一模一樣，我吃過最怪的是泡芙湯，該是甜點的東西竟然跑到湯裡去了！言而總之，可以吃得飽，餓不死，相對於外面的餐廳營養 C/P 值高。

六、接待人員與 Social Program

負責接待與處理我們所有事情的人只有一位，Cristina，一周之後交接給另一個男生 Christopher；不過在他們把我們帶到學生宿舍及醫院各科，告知一些注意事項後，就沒有什麼再聯絡了。一開始有一場所有交換學生聚餐的相見歡，不過他們似乎沒有什麼主持活動的經驗，地點選擇我沒有覺得很好，他們幫大家點完餐後就放任自行聊天，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一時要聊起來相互認識也是滿難的，最後僅跟鄰座幾位有寒暄到。不過我們這些同學進入醫院見習後也很少見面，沒有人是在相同的科別，當然在宿舍偶爾會遇到。

我提到過他們似乎沒有什麼主持活動的經驗，social program 不是跟旅遊景點重疊就是去當地體育場運動，或是 night bar—這對於每天早上要去晨會練演技的我根本不可能；僅有一場 guided city tour 較有特色，請了一位當地歷史系的學生帶我們去瞭解 Graz 這座城市之所以是世界文化遺產的原因，讓我們更加了解這座城市，尤其是我們這些對歐洲風土民情完全不熟的亞洲人。醫定要抱怨的一點是居然沒有帶我們完整去參觀 LKH-Graz 以及在這座城市裡的大學們，大學裡面我就算自己去看了也不知道該看什麼；而醫院則大到像迷宮，地下通道更是誇張，但部分歸因於我不懂德文路標。很可惜的是我錯過了一場前往維也納大學病理學博物館的參觀，之後想自行前往又因為開放時間跟我的行程對不起來而作罷，聽有去的人說非常值得一遊。

七、與其他學生及醫師的互動

除了在醫院一起工作的當地學生，我也結識了一些在當地讀書的大陸人，他們多半是來這學音樂，講相同語言的總是比較好溝通。他們也十分好客，常常邀請我們一起吃他們做的晚餐，一起去超市買東西等，而聊天多半是聊在奧地利的的生活以及台灣的事情，鮮少去碰觸政治議題。我還曾有次在公車上跟一位來自大陸的教授攀談，他是來這裡做研究的，就是進修念書。之後又遇到了與 Graz 醫院締結姊妹校的上海醫學院來的交換學生，她們來這為期兩個月，且是算學分的，不過住宿地點和我們不一樣，後來也鮮少見面。中國人幾乎無所不在，這也代表大陸的實力一直在提升著。

我們跟其他交換學生有一點很大的差異，我們是六年級，已經有在本地醫院見習的經驗，而其他人大部分只是第一年或第二年的醫學生，沒有臨床經驗，年紀也小了我們幾歲，所以很難跟他們談起臨床醫療實務的話題。而更奇怪的一點是我沒有被分配到室友，所以我一個人佔據了兩個床位，少了很多互動鏈英文的機會。好在我的好同事 Philip 對我非常友善，無論我問什麼都願意跟我討論，我也跟他相互分享了兩國醫學生的學制，醫師訓練等；他可以算是我此行的「貴人」。這邊的醫師對我們



當地學生跟我

還有一位很喜歡台灣學生的開業醫 Dr. Robert，他之前是 Univ. Graz 的學生，當過接待人員，也來過台灣做見習交換！他早在我們還在台灣時就邀請我們到他家做客，以及去參觀他的工作診所。很厲害的是他也是一位針灸師，他是跟一位來自台灣的老師學習，在假日時用針灸服務病人，他技術很不錯，我也給他針了一下，下背痛瞬間改善不少！他懂得不少中國的東西，甚至術數也有涉獵，更巧的是我也剛好有研讀這方面的知識，而另一位同學是中醫系的，於是我們相談到半夜而不自覺，討論八字、針灸、易經等，而另一位女同學由於完全不懂我們在說啥，就去跟他太太及小孩們玩。據他太太所言，以前從來沒有台灣學生懂他講的東西，因為都是西醫，現在一次竟然來了兩個！我們不僅談這些中國的東西，Dr. Robert 也讓我們初步認識了奧地利的基層醫療體系及保險制度，他還讓我們跟診呢！這些收穫實在是一言難盡，且值得我們回去好好思考。

八、整體總結

這次的交換不僅滿足了我的出國夢，也是我第一次一個人在國外體驗當背包客的感覺(周末和見習結束後的日子)，雖然時間只有短短的一個月，卻讓我帶著滿滿的知識與衝擊而歸，不僅體驗了異國文化和朋友，還有那種他鄉遇故知的奇妙感覺(大陸人)；我非常推薦以後的人前往 LKH-Graz 見習，不過世界各國都有各自的特色，我也聽了去土耳其的同學講了很多見聞，所以不管去哪裡都會有收穫，只要肯認真去觀察與學習。